

# 寻找一处缺口

■杨邪

两年前，我儿子上小学六年级。那时我已写完第一本书，而且非常幸运，书稿很快通过了某少儿出版社的审读，被列入出版计划。记得也是那时候吧，有位读者通过博客给我发纸条，称我的文字里有一种特别温暖的东西，应该去为孩子们创作一些作品。

我得承认，自己被读者的那个提议给刺激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一个纯文学层面的诗人和小说家，写作，首先就是一项私人化的行为——为了抒写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表达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意见，为了创造出以为是的一件件特殊的作品——我怎么可能先入为主地为某个特定的读者群体而创作？我是个固执己见的人，而那一次，却心动了。这当然是由于那位读者，但因为我也萌生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我为何不真的去尝试创作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然后首先让儿子去阅读呢？他创作出了一部非凡的幻想小说，我要让儿子知道，爸爸也能创作充满想象力的儿童小说！

是的，短篇小说《秘密缺口》，正是我那个有趣想法的产物。

我的创作灵感，几乎招之即来。儿子从小就喜欢午睡，上幼儿园开始，每到夏季，学校规定必须午睡，这成为他最头疼的大事。那么，当他趴在课桌上假寐，会想些什么？我又联想到自己认识的各种各样的孩子：高高矮矮，力气大或者小，喜欢上学或者不喜欢，有些安静，更多的好动，有些是乖小孩，更多的不爱遵守纪律；可有一些特征在孩子们身上是一致的，比如天真活泼，比如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想象……

当我努力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像我儿子一般大的孩子时，忽然发现，我成功了！我仿佛在儿子的学校里游荡，我是他形形色色的同学们中间的一员。我进入了具体的构思——学校就像一台精确的庞大机器，它需要什么呢？我猛然想到，也许需要在它的围墙上

来一处缺口，这处缺口通向另外一个世界。

我相信，缺口外的那个世界，大约被我概念化了。尤其在儿童文学作品里，不允许作者带入概念化的东西？后来我明白，这并非允不允许的问题，而根本就是我无法彻底地避免。既然如此，那么就把概念化的东西化解一下，尽我所能化解得天真自然一些，化解得符合儿童的想象逻辑吧。

现代的教育理念，我无意去正面质询，但我可以借助一个想象的情景，让它与之并置，然后互相映照，进行一次别有居心的印证，好吗？——在小说里进行这样的试验，无疑是危险的，我得小心翼翼。

此外，小说必须有合理甚至严谨的结构，它怎么自圆其说呢？

这篇《秘密缺口》写成后，我交给儿子去阅读。他睁大眼睛读完了，正像他在创作书稿期间我不停地向他竖起拇指一样，他也向我竖起了拇指。从他眼神里，我看出来了，那是真正的夸赞。我像个极自恋的人，一定要他讲出具体的好处来，于是他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乍一看挺奇怪，可其实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现实的故事套着一个荒诞的故事，仿佛是个童话，但这荒诞的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夏小舟的梦境，他在监督同学们午睡时自己也睡着了，他梦到萧木林老师，梦到学校围墙上的藤蔓后面有个神秘世界……

短篇小说，我喜欢用戛然而止的方式去结束。我问儿子：“结尾是不是有点儿莫名其妙？”他立刻说：“没有哇，这样的结尾可能是个聪明的选择——夏小舟的梦境回到了正常的轨道，这一刻，电铃是多么蛮横，它中止了一切故事。”

儿子的解读，让我吃惊不小。自此，对于孩子们的阅读能力，我不敢有任何的小觑了。

从《秘密缺口》开始，我发现自己的喜欢上了为孩子们写作这件事。如今，我有许多部儿童文学作品的写作计划，唯愿人到中年的我，能有足够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能有足够的天真。



青年作家郭昕深入生活

## 30万字长篇小说《驯风记》呼之欲出

为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河南省委宣传部以“出成果、出效果、出人才”为目的，精心组织省直文

艺创作人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带着创作30万字长篇小说《驯风记》的任务，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郭昕，从即日起至2015年末深入河南省商水

县体验生活。长篇小说《驯风记》是“时空三记”之一，目前已经杀青，处于艺术提升阶段。

(王艳飞)

## 十年一谏 功莫大焉



■岳献甫

在许久的期盼中终于看到了《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这部好书。

我与张向持多年以前都是部队新闻战线的同行，1999年他来过一次周口，我们一起做过“周口积极做好安置退伍军人工作”的报道。2000年的春天，与张向持在北京又有一次深谈，那次他提到了“信阳事件”，说正在对其进行思考，准备写一部报告文学。为此，我翘首期盼了十几年。

张向持，河南省宝丰县人，《解放军报》主任编辑。这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从野战军新闻干事走到《解放军报》的资深记者，一向以“抓问题”见长，采写过许多有影响的军事新闻报道。何谓“抓问题”？这是过去部队新闻工作者的一句口头禅，也是新闻采编的一种思想方法与写作方法，即从普遍现象中发现和提炼出具有典型性的问题，以增强新闻报道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十几年来，张向持用善于“抓问题”的新闻敏感和独到的写作手法，相继推出了一批大型报告文学作品，如《解读中原》、《中国打击铁路匪盗纪实》、《酒煮中国》、《酒歌》、《酒桌要革命》等，无不直面现实，观点敏锐泼辣。而张向持今年奉献给读者的34万字的《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最为厚重，尤为抢眼。

《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的酝酿、采访、写作与出版，张向持用了十几年时间，光是采访就整整6年，而出版的审稿过程更是漫长，足足等了3年之久。何以写得这么苦？何以拖得这样久？因为本书所写的内容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重大的题材——1959年至1961年发生在河南省大别山区的“信阳事件”。

用百度搜索可以看到：“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

20世纪50年代末，一场遍及全国的大饥饿造成令人痛心的生命灾难，这场史称“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时期，在共和国躯体上留下了阴暗的印记，“信阳事件”就是那场灾难的一个缩影。

“展示历史悲剧，揭示天理人心，警示存亡之道”——《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扉页上的这几行题记掷地有声，张向持的这部书终于揭开了“信阳事件”这块历史的疮疤。

百度对“信阳事件”的描述可以作为一个提示，而对“信阳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里面有更为详尽地叙述。不过，张向持非常冷静，也非常理性。他没有以怨恨的情绪看待这场灾难，没有以声讨的形式控诉这段历史，没有刻意渲染这场悲剧中的凄惨细节，而是客观地描述过程，公正地审视是非，进而从中揭示天理人心，呼唤铁肩道义。

本书分为序篇“追逐梦想”、上篇“大难临头”、中篇“地狱之门”、下篇“希望不灭”、尾声“心中的圣殿”，仅从结构的创意上，就能看出张向持审慎的创作态度与思考深度。

诚如作者在书中后记中所言，历史留下的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后人的精神财富；后人从历史中感受到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当珍视；无论作品反映了什么，无论你体味到什么，理解与思考最为重要。

于是，我们看到了《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这个有别于回忆录和坊间种种评说的、视觉独特和立意高远的、极具现实意义并能产生历史影响的深度解读文本。

那么，怎样认识这场巨大灾难为何没有影响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等问题？《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告诉我们，真实的答案只有一个，人民群众与共产党之间的感情没有距离，没有距离的感情经得起风雨。

由此，《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提出，我们今天对这个答案有何感想？

这个振聋发聩的提问，不啻是真诚、响亮的谏言，难道不值得沉思吗？

张向持，十年一谏，功莫大焉！